

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

ZHONGGUO
DANGDAIMINGJIA
CHANGPIANXIAOSHUO
DAIBIAOZUO

白门柳

秋露危城

◎刘斯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ZHONGGUO
DANGDAIMINGJIA
CHANGPIANXIAOSHUO
DAIBIAOZUO

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

白门柳

◎ 刘斯奋

秋
露
危
城

主要人物表

黄宗羲	字太冲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陈贞慧	字定生,明末诸生,复社四公子之一
冒 襄	字辟疆,明末诸生,复社四公子之一
方以智	字密之,翰林院编修,复社四公子之一
侯方域	字朝宗,明末诸生,复社四公子之一
吴应箕	字次尾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顾 杲	字子方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余 怀	字淡心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梅朗中	字朗三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张自烈	字尔公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左国棟	字硕人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沈士柱	字昆铜,明末诸生,复社成员
郑元勋	字超宗,明末进士,复社扬州地区前社长
黄宗会	字泽望,明末选贡,黄宗羲之弟
史可法	字道邻,东林派大臣,官至东阁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总督淮扬军务
刘宗周	字念台,号蕺山,东林派大臣,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
钱谦益	字受之,号牧斋,东林派大臣,官至礼部尚书
吕大器	字俨若,东林派大臣,时任兵部右侍郎,后改任吏部左侍郎
高弘图	字研文,户部尚书,官至东阁大学士

黄 澍	字仲霖,东林派官员,湖广巡按
周 鑑	字仲驭,东林派官员,曾任礼部主事,复社元老
雷缙祚	字介公,东林派官员,曾任武德道兵备佥事
朱由崧	明朝第十八代皇帝,年号弘光
韩赞周	司礼监掌印太监
马士英	字瑶草,庐凤总督,官至内阁首辅
阮大铖	字集之,号圆海,阉党余孽,官至兵部尚书
杨文聪	字龙友,官至兵部员外郎,马士英妹夫
刘泽清	字鹤洲,淮安总兵官,封东平伯
刘孔和	淮安副总兵官,刘泽清之叔父
朱统𤟖	王室子弟,马、阮党羽
徐青君	中山王徐达后裔,魏国公徐弘基之弟
柳如是	名是,号河东君,明末盛泽名妓,钱谦益之宠妾
董小宛	名白,明末秦淮名妓,冒襄之宠妾
惠 香	明末盛泽名妓,柳如是之密友
李十娘	名湘真,明末秦淮名妓
卞赛赛	名赛,明末秦淮名妓
马 氏	冒襄之母
苏 氏	冒襄之妻
顾 苓	字云美,明末诸生,钱谦益之学生
孙永祚	字子长,明末诸生,钱谦益之学生
蔡益所	书坊老板
柳敬亭	外号柳麻子,明末著名说书艺人

第一章

回到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之后，黄宗羲在家中寂寞而烦闷地过了一年多。

虽然崇祯十五年底，他自北京南归的途中，曾经听到清兵又一次大举入塞的消息，并为此很惊愤忧急了一阵，但过后风声渐渐又缓和了下来。听说清军到底未敢过于深入，只在京畿以及河南、山东等地杀掠蹂躏了数月，便重新退出了关外。至于曾经在中原和湖广一带闹得天翻地覆的“流寇”——农民起义军，自去年秋天起，也先后回师西向，分别进入了陕西和四川。这一切，都使黄宗羲多少感到松了一口气，姑且安下心来，重新回到简朴而平静的乡居生活中去。

眼下已经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。一连几天，黄宗羲都领着家丁，在离黄竹浦五里外的化安山一带，向佃户挨家挨户催收历年拖欠的租子。虽说眼下才是春夏之交，下乡催租主要是为着加强督责，本不指望能有太多的收获；不过，辛辛苦苦在山野间转了几天，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到头来仍旧收不满十石麦子，黄宗羲不由得大大懊恼起来。随行的管家黄登——一个黑胖汉子，咬定小麦刚刚上扬，佃户们其实是有的，只不过装穷罢了，还举出以往收租的经验来证明。这更使黄宗羲越想越觉得受了愚弄和欺骗。

“哼，这些可恶的东西，我好心好意把田佃给他们种，他们却全不知感恩！”他恼火地想。有一阵子，他甚至打算倒回去，找佃户们质问，要他们立即把租子交出来！但是，当想到这就要重新面对那些木讷粗鄙的脸孔，要再一次听取那些令人心烦的诉说恳求——哪怕明知是假装的也罢，黄宗羲又不禁犹豫了，“啊，我又何必同他们纠缠不清？要是他们再不交，我就干脆把田收回来，另外租给别人去种！”这样决定之后，仿佛重新得着倚仗似的，他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
这一天，快到晌午，他们才回到黄竹浦。刚进村，就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：他的三弟黄宗会在本省学政主持的一次考试中，以“品学兼优，年富力强，累试优等”，被录取为“选贡生”。按照科举制度，选贡也同举人、进士一样，算作“正途出身”，今后用不着再参加乡试和会试，而只要在接下来的“廷试”当中合格，就会被正式授予官职。由于这喜讯来得过于突然，以致最初一刻，黄宗羲还不太相信。当终于弄明白这已千真万确，此刻家里正焦急地等着他回去时，他才又惊又喜地“啊”了一声，连忙分开围上来打听消息的仆从们，也顾不上春天的村路泥泞不堪，管自用双手撩起直裰的下摆，一脚浅一脚深地朝村东的方向走去。

“啊，这么说，三弟当真中选了，真的中选了！这多么好，多么不容易！哼，说我们兄弟有才无命，徒享虚名，看今后谁还敢！哎，母亲不知道有多高兴啊！”黄宗羲加快脚步往前赶，一边兴奋地、匆忙地想。经历了这些年的挫折和困守之后，他当然十分清楚，弟弟这一次成功意味着什么——不错，眼下的成功只是弟弟的，同自己的前程，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但重要的是亡父当年建树的功名和家业，终于有了重振的希望；母亲那颗饱经忧患的心，也终于稍稍得到安慰。而这正是肩负着长子责任的黄宗羲，长期以来、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暗暗为之焦虑的。“不过，我却回来迟了，母亲最初的那一下子高兴，我已经见不着了！多少年来，我连做梦都在盼

着这一刻，谁知事到临头，竟错过了。我本不该自告奋勇去收什么租子，哎，真的不该！”黄宗羲懊悔地、惋惜地想，一口气爬完了那道沿坡而筑的石板台阶，越过一字并排的四棵合抱柳树和八根彩漆剥落的旗杆，从悬着“风宪”二字牌匾的门楼下穿过，走进被称做“太仆公府”的家。

黄宗羲一踏入院子，就发现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。这一片已经传了好几代人的、有着宽大的青石板天井和众多砖木结构房舍的老屋，在他几天前离开的时候，还是那样灰暗单调、没精打采，甚至破败寒伧。可是如今，一切都变了：炸得遍地都是深红的炮仗纸屑，代替了天井里终年摊晒的柴草；那些红灿灿的、还残存着火药气味的碎纸片儿，使宅子平添了不少喜气。灰泥剥落的正堂和两边的楼宇，也被悬挂在瓦檐下的吉庆彩球映衬得面目一新。穿上了新衣裳的孩子们在满天井追逐嬉戏。仆人们一个个变得精神抖擞，喜气洋洋。看见大爷回来了，坐在门楼下的几个就惊喜地站起来，殷勤而热烈地向他问候。

“哎，三爷呢？”黄宗羲迫不及待地问，一边睁大眼睛打量着变得生疏了的家。

“噢，那不是！”年老的仆人用手一指。

黄宗羲转过头去，果然，他那位出色的弟弟正拱着手，把一位客人从正堂里送出来。今天，黄宗会穿了一件簇新的五福捧寿纹蓝绸大襟袍，头上方巾，脚下丝履，打扮得从来没有过的整齐漂亮；那张清秀、敏感，经常是表情傲慢的脸上，显露着童稚般天真快乐的神情。他没有看见哥哥，因为客人——一位同村的小个子秀才，正拉住他的衣袖，再三地嘱咐什么，黄宗会显得很耐心，也很留神，不住地点着头，随后就转过脸来。一刹那间，他的眼睛亮了。一种难以形容的狂喜，使他的脸孔颤抖起来，刚刚叫出一声“大哥！”就被夺眶而出的泪水咽住了。突然，他摆脱了客人，用了一个冲动的、不顾一切的姿势，前倾着身子奔出几步，一下子跪倒在黄宗羲

跟前。

“大哥，你……两日不回，可是盼煞小弟了！”他呜咽着，大声说，“宗会能有今日，皆是大哥所赐，宗会没齿不忘。”说罢，咚咚地叩下头去。

当第一眼看见弟弟的时候，黄宗羲就趋步上前，想过去同他相见。但是十二岁的大儿子百药和十岁的二儿子正谊已经发现了他，大声欢呼着奔过来。黄宗羲躲避不及，只好先伸出双臂，把吊到脖子上来的正谊搂在怀里；待到黄宗会向他奔来，他想上前搀扶，却腾不出手。他无可奈何地瞧着俯伏在地的弟弟，瞧着那一身簇新的、使弟弟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漂亮衣巾，心头不由得一热，眼睛随之湿润了。事实上，由于父亲去世得早，宗会和二弟宗炎的学业，都是他手把手地教导出来的。他不仅是他们的兄长，而且是他们名副其实的老师。如今，弟弟没有辜负自己多年的苦心教诲，终于一举成功，这实在使黄宗羲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欣慰，以至于热血沸腾。他终于摆脱了怀里的正谊，也一下子跪倒在地上，伸出双手紧紧扶持着弟弟，连声说道：“三弟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！”话没说完，喉头已经哽住了。他不得不停顿一下，等情绪稍稍平复，才重新微笑着，不胜友爱地瞅着弟弟，用亲热的、快活的口吻说：“三弟，你今日高中，为兄好生欢畅。只是贺喜来迟，反令家中伫望，心下甚觉抱歉！”

“可这是不该的！”泪眼汪汪的黄宗会使劲摇着头，“大哥的道德文章，胜于劣弟十倍，理当率先高中。谁料老天弄人，竟让劣弟担此僭越之名，连日思念及此，宗会便觉惶恐难安！”

“啊，休要如此想！”黄宗羲连忙制止说，紧紧地握着弟弟的胳膊，“为兄近年耽于嬉游，学殖荒落，不似你等潜心帙下，精勤猛进，早已后来居上。如今先我着鞭，乃是理所当然。为兄可是心悦诚服，喜欢得紧哪！”

在最初听到消息的一刹那，黄宗羲于欣喜之余，确实曾经闪过

一丝失望甚至委屈的情绪。只是他马上就为这种感情羞愧了。“嗯，这是不对的、可鄙的！”他责备自己说。现在弟弟的坦诚表白，使他想起了当初有过的那种情绪。

“嗯，你万万不可作如此想！”他坚决地、有点生气地重复说，随即避开了对方的眼睛。

但是，黄宗会却显然把过去那些年中哥哥的苦心培养看得很重，总觉得自己的成功使哥哥受到了损害。他大约很想加以补救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哥哥的祝贺和慰解固然使他感动万分，但也使他觉得更加难为情。忽然，他挣脱黄宗羲的把握，用袖子掩着面孔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黄宗羲默默地望着弟弟。这一次，他没有马上劝止。的确，由于年岁渐长，加上各人的性格、志趣和行事不尽相同，这几年，兄弟们之间已经不像少年时代那样亲密无间。更兼各自成家之后，仍然聚居在一个大院里，姑嫂妯娌之间便难免发生种种摩擦和计较。这又或多或少影响着各自的丈夫。因此，平日里兄弟们为了某件小事意见相左，甚至大起争执的情形也时有发生。这使黄宗羲颇为痛心，也颇为失望。“啊，要是这样过不下去，那么就分开好了，是的，干脆分家！”气恼之余，他不止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。只是想到母亲还健在，恐怕伤了老人家的的心，才极力忍住，没有提出来，但内心的危机感却愈来愈重了。如今，黄宗会这么感情冲动地放声一哭，有如打开了一道锈锢渐厚的闸门，使黄宗羲在倾泻而出的感情潮水当中，重新看清了弟弟的内心。“是的，这几年也许是我想得不对，错怪了他，错怪了他们！其实他们一个一个都很好，都没变。他们都是我的亲弟弟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过去我为什么要气量浅窄地同他们计较？可鄙可羞！今后我再也不这样了，再也不了！”他惭愧地、坚决地责备着自己，抬起头来，发现周围已经聚拢了一群人，多数是些闻声而来的丫环仆役，四弟宗辕和五弟宗彝也在其中。他们正一声不响地、感动地望着黄宗会和自己。于是，他

抓住弟弟的胳膊，用了个有力的动作，扶着黄宗会站了起来。

“哎，快别哭了，当着下人的面，传出去，让人笑话！”他附在弟弟的耳边，低声告诫说；随即转过身，怀着前所未有的轻快心情，同大家招呼起来……

二

三爷的荣膺贡选，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和希望，但也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。因为按照惯例，接下来，黄宗会就得上省城杭州去答拜主持这一次考试的宗师，还得准备到北京去应廷试。这两件事都得花费银子。通德乡黄氏他们这一房，即便是父亲黄尊素在京里做官时，也并不富裕；近十多年来，更是每况愈下，经常为了不大的一点事就得举债，且别说眼下要同时应付两摊子的开支了。当然，三爷的功名是万万耽误不得的。经过一番东挪西借，并毅然卖掉了一部分田产，总算凑起了七八十两银子。于是，到了四月十五这一日，新选贡生黄宗会便拜别了母亲姚夫人，在喜气洋洋的乡亲们相送下，来到村外的渡口，然后由黄宗羲亲自陪同，乘上了一只乌篷船，取道姚江，向省城进发。

从黄竹浦到省会杭州，路途虽然不算太远，但也有二百多里的水程。其间要经过余姚、上虞、萧山三个县，当中还有一个府城绍兴。即使路上不停留，也得走上三四天。如今，乌篷船已经驶出名叫蓝溪的小支流，来到姚江之上，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。平缓的、碧绿澄澈的水面，在白云浮荡的晴空下，跳动着万点阳光，有似一匹闪烁轻柔的素练，迎着船头飘曳而至，把低矮的篷舱映照得通明透亮。河岸两旁，则是兽脊似的连绵远山，映衬着一堤婆娑的翠柳。浓密的柳荫下，时不时有三五成群的牛羊踟躅而过。如果碰上一个村庄、一个墟市，照例又随风传来声声人语。也许是隔着一片水面的缘故，那变得细碎了的乡音听上去是那样悦耳，那样

柔媚……

在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中蛰居了许久之后，能借此机会探访一些朋友，打听一下时局的近况，以及再度过上几天热闹的都市生活，黄宗羲的心中，洋溢着一种多时未有的愉快。“是的，这一年多，国家的局势似乎平稳了下来，我们家里，也终于有人出头了。莫非这运行于冥冥之中的天道，正处于物极必反的变换之中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我还是要致力于用世的。无论如何，这积弊如山、把国家闹到民穷财尽的朝政，是到了非痛加改革不可的时候了！时势的转换，说不定倒是一个付之实行的契机？”这么想着，黄宗羲就重新萌生出一种希冀，一种冲动，于是进而想到：明年又是大比之年，如果国家的局势当真能够稳定下来，自己也能够继弟弟之后，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话，那么也许还为时未晚，还可以切切实实做一些事情。“当然，从而今起，我可得收敛心神，把那些制艺时文再下功夫钻上一钻。虽然枯燥乏味得很，但为了用世，也只得忍耐一下。幸好还有一年，只要肯下功夫，不信就钻不通它！熬过了这一关，事情就好办得多了！”这么暗暗拿定主意，黄宗羲的心情愈加开朗起来。他一边倚在船舷上，信目浏览着岸上迤迤而过的景物，一边不自觉地轻轻用指头击打着船板，哼起一支流行的散曲——

只见那流水外，两三家，
遮新绿，洒残花。
一阵阵柳绵儿，
春思满天涯。
俺独立斜阳之下
猛销魂，
小桥西去路儿斜……

这首调寄《采茶歌》的曲子名叫《送春》，出于松江一位散曲名

家施绍莘之手。由于曲辞俱美，在江南一带传唱颇广。不过，黄宗羲本不善于唱歌，平时更是绝少开腔，这会儿因一时高兴，才随口哼上几句。结果，唱跑了调儿不必说，有些句子还忘记了，只好哼唧唧地含糊过去。这么下来，顶好的一支曲子，给他唱得怪里怪气，充满了“嗯嗯啊啊”之类的拖腔，坐在船头甲板上的书童黄安听了，掩着嘴直笑。黄宗羲却毫不理会，只管自得其乐地哼了一遍又一遍。直到偶然回过头去，视线落在弟弟黄宗会身上，他才停下来。

“嗯，你在做什么？”由于发现那位新选贡生正盘腿坐在船板上，低着头，聚精会神地检点着带来的银子，黄宗羲疑惑地问。

黄宗会抬起眼睛，敏感白净的脸上现出苦笑，没有做声。

“莫非短了数不成？”由于这些银子得来不易，黄宗羲不由得探过身去。

黄宗会摇摇头：“短倒不短，就是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默默拨弄着那一小堆形状不一的银子。

黄宗羲瞧了瞧弟弟，有点明白了。他摆一摆手，安慰说：“论理呢，你这次要办的不是小事，一点钱不花是不成，可怎么打点，也只能‘看菜下箸，量体裁衣’。京师那种地方，你要放开手脚，就算带上个万儿八千，也未必够花；但手头捏得紧点儿，有这么七八十两，也尽可对付得过了。况且从留都进京的官船，几乎日日都有，为兄已经想过了，打算托那边的朋友，寻上一位相熟的官员，捎带你一路，便连脚程钱也省却了。到京之后的食宿，也可以托人照应——哎，只管放心，这些事包在为兄身上就是。”

“可就怕如今京师里，光凭这个办不成事。”黄宗会闷闷不乐地皱着眉毛，“听人说，那里上下左右全是衙门，连打个喷嚏都会碰上关节，都得打点。况且，那送银子的花样也有讲究，不能照直送，嫌瞧着不雅气。眼下顶时兴是送‘文房四宝’，送‘书’。不打开看不知道，原来那砚台是金子铸的，笔管是银子打的，那些书，一函一函

全有‘书帕’，也是非金即银……”

黄宗羲紧皱眉毛听着。“行了！”他厌恶地打断说，“该理会的你不去打听，不该理会的你倒打听得挺仔细。照你这等说，朝廷里岂不是全成烂泥污了？那么国家还有什么指望？我们还应什么考，出什么仕？干脆趁早卷铺盖回家，岂不更好？”

停了停，看见弟弟低着头不做声，他又解释说：“自然，公行贿赂、贪赃枉法不是没有，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又岂能随波逐流，任其摆布？须知我辈不出仕则已，若然出仕，便当以振衰起溺为己任，以更新弊政为职志，方不致辱没了家风！你不见我前年进京，就只带了三十两银子，住了四个月，一份礼没送，不也照样对付下来了？”

做弟弟的垂着眼睛，揉捏着手中的一块碎银，半晌，才讷讷地说：“二哥说，大哥前年那一遭没考中，不是文章不如人，就在舍不得花钱打通关节。他叫弟这一次不可吝惜……”

前年进京时，黄宗羲之所以处处节省，一来是不肯服“财可通神”那个邪，二来也是考虑到家境困窘，必须尽量减少开支。没想到自己一番苦心，到头来竟成了弟弟们私下讥议的话柄！顿时，一股怒气从他的心底里冒了上来，眼睛也随之睁圆了。

“胡说！”他呵斥道，“不吝惜银子？说得阔气！莫非你们还藏着万贯家财不成？那就只管花去好了，我决不拦着！可是你们有吗？啊？有吗？”

自从父亲死后，黄宗羲一直担负着教育弟弟们的责任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一种“积威”。所以，看见长兄发了火，黄宗会不敢再犟嘴了。他垂头丧气地把摊开的银子重新收拾好，然后躲到一边去，拿出一部《明文定》，管自低头用起功来。

黄宗羲却余气未消。无疑，他平生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委屈从俗，毫无骨气，为着达到某个目的，便不惜与邪恶同流合污。正因如此，前年在北京时，他才那么坚决地拒绝周延儒的荐举，毅然南

归。虽然许多亲友都觉得他过于意气用事,甚至认为他“傻”,但他却毫不后悔。过后不久,周延儒在清兵入塞期间,就因谎报军情,畏敌避战,加上贪赃枉法的劣迹败露,被震怒的皇帝下狱赐死,还抄了家。此事证明黄宗羲确有先见之明。然而,时至今日,由自己一手教育成长的两个弟弟,一心只想着博取功名,竟连立身做人的准则都抛到了脑后,这确实使黄宗羲大为光火。不过,弟弟的那些话,又使他重新想起朝政的黑暗腐败已经到了多么深重的地步;而自己刚才猜想,改革的契机可能已经到来,是否过于乐观了?这积重难返的局面,难道真的还有改变的希望吗?正是这种突然涌现的疑问,败坏了黄宗羲那一度颇为勃发的兴致,使他感到气闷、恼火,而又茫然。“不,即便如此,事情还是有希望的,既然朝廷有力量把局势稳定下来,就证明国运未终,元气尚在,只要当道诸君子同心协力,一步一步做去,总有办法把朝政引回到正轨上来!”他固执地、竭力地为自己鼓劲。同时,为了证明自己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,他开始回想弟弟刚才的说法是何等的混账和荒谬,并打算给予更严厉的训斥。

然而,当他回过头去,却意外地发现,黄宗会也从书本上抬起了眼睛,眼神显得那样胆怯、可怜,充满着讨饶的意味。依稀就像当年,黄宗会还是一个孱弱的少年时,因为做错了事,被大哥叫到跟前的那种模样……

一丝温软的感觉,有如轻风拂过琴弦,使黄宗羲的心分明动了一下,不由自主地哽咽住了。有片刻工夫,他皱起眉毛,咬紧了嘴唇,试图抗拒这不合时宜的干扰。然而,到底没能办到。“哼,冲着眼下是在船上,免得让船家听了去,姑且先记着账。待上了岸,再同你说个清楚!”他悻悻地想,随即背过身去,沉着脸,在船篷边上坐了下来。

三

坐落在姚江中游的绍兴府城，称得上是一座风貌独特的城市。它扼控着省会杭州与浙东地区的交通，城中水网纵横，几乎每一条街道，都有内河与之并连，船只进出十分方便。又因为本地盛产名茶和佳酿，所以茶馆和酒店，又成了城中随处可见的消遣去处。一年四季，生意都是那么兴隆……眼下，明朝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，就在城中罢职闲居。他是一位老东林派人士，又是朝野闻名的大学者，为人端方正直，刚毅敢言。长期以来，他受到朝中权贵的嫉恨，又屡屡触犯皇帝，因而被一再罢官削职。但是，这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刘宗周的声望。至于他所创立的“蕺山学派”，在学林中更是备受尊敬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，生前同刘宗周是情谊深密的朋友。后来，黄宗羲便正式拜在这位父执的门下，成为蕺山学派的一名入室弟子。不久前黄宗羲的次女又许配给了刘宗周的长孙刘茂林，两家更成了姻亲。由于有着这样的关系，当船经绍兴时，黄氏兄弟便照例稍作停留，一起前去拜谒这位老前辈。

黄宗羲同弟弟在内河的一个码头上了岸，穿过被露水打湿了的一片石板铺砌的场子，来到立着一对石狮子的刘府大门前。这当儿，天才刚刚亮，街道上还是空荡荡的，只有不多的几个行人，在熹微的晨光中彳亍而行。兄弟俩自觉来得太早，不好立即上前敲门，于是先在外面徘徊了一阵，估计老师应当起来了，才让黄安拿了拜帖，到门上叫人通报。

看见亲家大爷来到，门公自然不敢怠慢。他殷勤地请客人到门厅里坐下，然后拿着帖子急急走了进去。片刻之后，他就走回来，说：

“我家老爷有请大爷、三爷！”

黄宗羲点点头，同弟弟一齐起身，按照门公的提示，径直向刘宗周的起居室走去。

自从回到黄竹浦隐居之后，黄宗羲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上绍兴来谒见老师。重新走在熟悉的、花木扶疏的廊庑下，他心中的那一份急迫和喜悦，就更加强烈了。“是的，这一年多，我太疏懒了，对老师太不尊敬了，竟然连过年过节都没来，真是说不过去！照道理，再怎么着，也不该这样。虽然老师向来不计较这些，可是……”他一边走，一边感到既兴奋又惭愧，有一阵子，甚至把默默跟在后面的弟弟也忘却了。直到一步跨入起居室里，随即照例恭敬地站住，却不提防碰到了黄宗会的身上，他才蓦然醒悟过来。

由于发生了碰撞，黄宗羲本能地回顾了一下，与此同时，却听见弟弟诧异地轻声说：

“咦，怎么了？”

黄宗羲机械地旋过脸去，这才看清楚，屋子里坐着一位身材颇像老师的人，但并不是刘宗周，而是老师的儿子刘洵。作为儿女亲家，由刘洵先行出面接待自己，本来也很平常。然而，正如弟弟所诧异的，刘洵此刻的神情却显得有点反常：他穿着出门拜客的大衣服，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，清癯方正的脸孔，显得异常苍白。他用一只胳膊撑着膝盖，五根指头无意识地紧紧攥着一柄折扇，对于黄氏兄弟的出现似乎毫无知觉。在他旁边，还坐着两位相熟的儒生，一位名叫陈刚，另一位叫王毓芝。他们都是刘宗周的女婿，不知为什么也一大早就来到岳父家里。而且，这两人也都神气惊恐，噤若寒蝉，对于来客完全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和热情。

“嗯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黄宗羲疑惑地想，随即上前一步，同弟弟一齐行着礼说：

“亲家翁，二位兄台，久违了！”

刘洵仍旧没有反应。这位以蕺山学派的当然继承人自居的亲家翁，显然受到某种极度惊吓。他那本来是稳重自信的目光，变得

空洞而茫然，似乎呆呆地望着前方的一件什么东西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。他的全副心神正浮游在某种可怕的境界当中，表情呆滞，半张着嘴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

黄宗羲愈加惊疑。他估计必定是出了什么不幸的事。“可到底是什么事呢？”一刹那间，他心中闪过好些不祥的猜测：“是老师？是师母？还是其他家人？”但看来都不像，因为适才一路进来，并不见有任何异样的气氛。他正打算动问，忽然，刘沟开口了：

“兄等可知道？”他喃喃地说着，没有移动眼睛，“京师——被流贼攻破了。皇上已经在万岁山自尽。大明——完了。这一下，真是完了！”

黄宗羲疑惑地望着刘沟，有片刻工夫，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然而，随后就觉得，有一个沉重得可怕的东西把他的心狠狠撞击了一下，使他蓦地一震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他声音喑哑地问，喉咙一下子干燥得厉害，眼睛也因极度惊悸而瞪圆了。

“皇上、京师，全完了！”刘沟不胜悲愤地咬着牙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随即低下头去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黄宗羲觉得头上的屋顶旋转起来，脚下的地板仿佛也在来回晃动。他本能地全力稳住身子，强撑着问：“这、这消息从何而来？会不会是谣传？”

刘沟摇摇头：“昨夜四更，府尊王公派人来叫门，知会全城缙绅即刻到衙门里聚齐，于密室之内，传看了省里发来的十万火急文书，说闯贼于二月中自陕西倾巢东下，连陷太原、大同、宣府。至三月中，居庸守将献关降贼，昌平亦告失守。闯贼遂于三月十七日，以数十万兵马围攻京师。三月十九日，城中内奸开门迎降。圣上和母后不肯陷于贼手，先后壮烈殉国。文武百官十之八九，俱已成阶下之囚——如今留都已在商议另立新君了！”

刘沟用沉痛的声调说着，始终没有睁开眼睛。他的神情愈来